

# 小品文时代

肖复兴

在我看来,小品文就是散文。一般而言,世纪交替的那些年头,属于小品文时代。这在上一个世纪之末和世纪之初,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来,所以鲁迅先生说过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品文的成就,是在诗歌和小说之上的。

小品文时代出现的背景,如周作人所说,依赖于世纪之末的王纲解体。旧的体制、旧的价值体系、旧的精神寄托,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被冲撞、被颠覆、被解构,而新的一切尚未建立起来,一切便只是碎片,是钢蹦儿,是沙子,是散文形散神也散的散。自然,散文或叫做小品文,最生逢其时,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小品文时代,不是英雄的时代,却是城头旗换大王旗的时代。

小品文时代出现的标志,是谁都可以写,小品文既可以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又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学者教授可以写,中学生也可以写,文人可以写,明星也可以写。明星出书写自己再配以生活照的散文集大量解出,便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同当年小靳庄人人可以写诗不可同日而语,但散文的解放,却使人将小

品文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在以往只是文人的属地小品文的王国里当家做主人。小品文时代,是自娱自乐的卡拉OK时代。小品文时代,是赵本山和宋丹丹在小品中说的可以把自己出的书糊满自家墙的时代。

小品文时代的天地在无限地扩大,小品文不再仅仅在文学刊物上玲珑剔透而高傲地栖息,而是如漫天雪花或蝗虫一样纷纷扬扬扑入大小报纸间,甚至网络之间。小品文时代,是刊物尤其是文学刊物不断在萎缩的时代,却是报纸不断壮大发展的时代,是网络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时代。因此,可以说,小品文的时代就是报纸的时代,是网络的时代。这也就是说,人们随生活节奏的加快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看鸿篇巨制;同时,也就是说,小品文

不再是重要的物品,需要仔细保存,甚至连小摆设都不是,无须上架把玩,而是同报纸看完即可随手扔掉或包成咸鱼;同网络上看完即可一键删进垃圾箱一样。小品文时代,是一次性的时代。

小品文时代拒绝沉重和厚重,拒绝叙事和抒情。小品文时代,是舞台上消失了戏剧却红活物上玲珑剔透而高傲地栖息的《泰囧》的时代;是电视上脸蛋和声音大相径庭的相亲走秀节目越来越热闹走红;是为博得出位和收视率而让明星们的玩命、明星只是跳水时被水拍紫了皮肤而明星的助手却是落水而报纸的时代,是网络的时代。潘家园里人头攒动字画瓷器假盛行快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看鸿篇巨制;同时,也就是说,小品文

说和诗歌却成就了微博、短信、飞信和段子的时代;是天空中污染的雾霾越来越重而难得看见蔚蓝色的时代;是大地上荒草萋萋比大树还要茂盛的时代;是凤凰古城城门一关就可以开始坐地收钱雁过拔毛为所欲为的时代;是禽流感闹的人心惶惶南京全城一刀切遍杀鸡鸭荒诞的时代;是愿意把古迹拆掉重新建造宋城或唐城的赆品时代;是城管人员不是和小贩相互厮打就是和小贩相互跪地诉说彼此难处的悲催时代;是把猪蹄子改名为猪手把鸡爪子改名为凤爪把赖尿虾改名为富贵虾的时代;是一个风企女一张色情照即可拉下数位高官的时代;是市场上野菜的价钱卖得比新鲜蔬菜还要贵的时代;是每晚电视连续剧超越越长和街上姑娘的裙子越来越短的时代。

小品文时代,是思想和穿着一样单薄而紧、透、露的时代;小品文时代,是性感的时代,是纵欲的时代,是造假比真货畅销的时代,是浓妆艳抹比素颜朝天流行的时代。小品文时代,散文集子尤其是女性散文和明星散文的集子,自然要比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要好卖得多。

小品文时代是入世的时代。世俗性是涂抹在它身上最美丽的色彩,享乐性是包裹在它心里最美味的肉馅。小品文时代,货真一张皮,看重的是脸蛋和屁股蛋。小品文时代,是及时行乐的快餐时代。小品文时代,不要求深刻,小品文只是放飞出一只只美丽可爱的小鸟或纸做的鸢尾花,不能如波音飞机一样驮负那样的重载,甚至连如老牛拉车驮满阳光晒得暖洋洋的稻草都不能。

小品文时代,小品文只是佳肴,是美酒、是腮红、是豆蔻指甲、是香车宝马,是假红依翠;而不会画画、是音乐、是梦、是诗。

小品文时代,想跳脱衣舞一样,迅速就将散文本来拥有的一切脱得精光,轻而易举地将散文的名字改成了

名家新作

# 在澳门的街头东张西望

范承玲

我是第一次到澳门,或许是她混血的肌肤,或许是她娇小的身躯,或许是她慵懒的节奏,或许是她怀旧的气息。总之,我们一见钟情。

到澳门是晚上八点多钟,走出机舱,月在天上逍遥,海风清新扑鼻,还没来得及及掩饰好逃离北京雾霾天的窃喜,澳门基金会的车已把我们送达位于渔人码头旁的莱斯酒店,仅十几分钟的车程,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喧闹和拥挤,很少的行人,很少的车辆,呼吸通畅,道路通达。

房间临海,不远处是澳港码头,一艘又一艘的渡轮从我的窗前驶过。船身是红色的,像露出水面的红鲸鱼,用尖尖的嘴拨开夜幕下深蓝色的海水,海水很有礼貌地向两边让道,排列成很有韵律的波纹,似鱼的双翼。离窗更近的是一个游艇码头,但不见船只停泊,好像所有的船都去远航,几十根扎进海水中的柱子,波影中,像伫立在海边翘首的女人的长发在水中飘荡;这座空荡的码头,又好像是刚刚结束一场盛大的婚礼,新人远去,人去楼空,留下这孤独的影子在岸边等候。她们这种坚守的姿态,在我居住的几天里一直是这样,无论那些红艳的渡轮怎样炫耀地从她们身边划过,她们依然身体笔直地望着远方。

我目光所及的更远处,隐隐约约看见一仿古巴比伦的建筑,天幕下矗立着十几根古巴比伦图腾柱,顶部建有空中花园,花园的上方挂着月亮,像古巴比伦人在天上写下的象形文字,月亮的边缘有些模糊,来自远古的月,走了很远的路,有些倦怠,更有一种暖味的感觉。

在酒店的马路对面,一外观点方正敦厚且不见窗户的大建筑,建筑的四周被灯光勾勒出耀眼的线条,线条的上端顶着金沙娱乐场的西通体鲜红的巨型大字,它们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霓虹灯招牌了。夜幕下,光亮把它头顶上的那片天照得发红。红光与黑夜纠缠在一起,有些鬼魅。在那个晚上,我的知识储备还不能把赌场和娱乐场联系在一起,但这几个体面巨大、色彩妖艳的字,直逼我的双眼,无处躲藏。我赶紧把目光转向另一侧,远处很有现代感的好友大桥闪烁着清亮的灯光,如跃出海面的巨龙,化成夜空和海水之间的一条金腰带,海天有情。友谊大桥的桥身很长,向着珠海一路延伸。

我第二天晚上走进这个大建筑时,才明白下飞机后为什么人车稀落,原来那些从飞机场、码头鱼贯而出的人,直接被这些大建筑吸了进去。这里没有夜空,只有夜晚。赌场里所有的激情来自赌客,赌场里本地人不多,在各个赌台前穿梭的,多是观光客,而那些稳坐坐在台前,一脸镇静的就是老赌客了,更大的赌家,在赌场的更深处的贵宾室,他们才是赌场真正的主人。坐在赌台前的小姐或先生,身着统一制服,个个训练有素,一丝不苟,发牌、掷骰子、按铃、分筹码,统统动作迅速、准确,且脸上无任何表情,他们俨然是和牌赌机融为一体,自己也成为了机器。赌场其实是很容易唤起人的热情的地方,即使是最有定力的人到了这里,面对哗啦啦响的一堆堆筹码和不断变换着注数的电子显示屏,以及赌客们从喉管里发出的低喊,恐怕也难以无动于衷。澳门的激情,全部浓缩在骰子的翻飞中了。

澳门的夜晚是喧闹和激情的,它属于那些巨大的建筑物,而宁静,属于澳门的夜空。

亚婆井前地,这是一个听地名就让我向往的地方。我去过法国、意大利,那里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很多这样的“前地”,我喜欢这些叫做广场的“前地”。在欧洲,“前地”是在一个个气候温和、适于户外活动的午后,市民们在那里听政议政,参加弥撒,举行宗教庆典或交流文化的场所。澳门的“前地”,我顾名思义而固执地认为,一定如我外婆家门口那一块晒谷子晒玉米的坝子那般温暖。我外婆家的坝子,是粮食归仓前再次和阳光约会,是农妇们闲话家常、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而这个亚婆井前地,我们的导游是这样介绍的:传说明朝时期一位婆婆在此地造了口井,方便居民汲取饮用,故称亚婆井。亚婆井的葡文意思是“山泉”,以前是澳门主要的水源,因此成为葡萄牙人在澳门最早的聚居点之一。澳门有民谣说:“喝了亚婆井水,忘不掉澳门;要么在澳

门成家,要么远别重来。”

广场属于社会,前地属于亲朋和邻友。

记不得我们是怎样走到这个地方,好像是从一条很窄很短的小巷穿过来到这里,又像从深港的尽头走来,一个小小的拐弯,前面突然打开一扇窗,我从窗口跳出,走进一个明亮的童话般的世界。

论大小,这的确是一个只能叫做坝子的前地,中央有两个花坛,各围着一大一小两棵榕树,他们应该是母子,母亲也有几百岁了吧。老树都有自己的故事,站在树下静听,能听到他们之间的倾诉。

榕树旁有一报亭,报亭的造型是中式园亭的风韵,但又用西式铁艺来装饰,下端四周绘有草纹装饰图,墨绿的色彩低调而纯净,与周围建筑和谐温暖。报亭里有阿婆在出售书报、旅游纪念品和邮品,还兼售冰镇饮料。不远处,一根仿古铁艺灯柱,静静地在那候着,等待夜晚的来临。一位年轻的母亲推着襁褓车从小巷那头过来,车里女婴的小嘴吸着奶瓶,赤裸着双脚愉快地来回舞蹈,花坛边坐着两位歌脚的游人,阳光从树梢扑味一下溜了进来,照在他们惬意的脸上。

我想,我们应该在榕荫坐下,或沏上一壶茶,或煮上一杯咖啡,便是一个小小的沙龙了。

小小的亚婆井前地,四合之下,建筑东西风格各异,色彩明快。西式建筑上明黄的屋檐顶为淡黄色的墙体遮风挡雨,同样颜色的窗框护着一扇扇红色的窗,百叶窗上的腰线,精致的铁艺,绿色的遮阳篷,家门口盛开的玫瑰,典型的欧式细节,透着浪漫和安逸。伴着葡式建筑的是东方人字屋顶的民居,郑家大屋就是它的近邻。在前地的一侧,有墙体为纯白色的中式居民小院,小的院落,小的阳台,小的窗户,郁郁葱葱的藤蔓遮盖了屋顶的一角,欲抱琵琶的样子,小院娇小、内秀的样子,像村姑。屋前有几步在花岗石上开凿的石级,那应该是前地的孩子们嬉闹的地方,看那被磨得圆润的台阶,该有多少孩子在这里磨坏了裤子?那石阶上留有多少童年的欢愉?小小的前地,用母爱般宽容的胸怀,容纳丰富的多元文化。

前地的居民把空间利用到极致,房前屋后边角角都种上绿植,小草也很努力见缝插针地生长,石台和石墙上长满翠绿的苔藓,这绿让人心动和怜爱,让人们留意它们的存在,也让这石墙石台有了光阴的印记。在隐隐的绿草花香中,读到悠长的日长。

我站在这个叫亚婆井前地向四周张望,寻找那口藏着阿婆故事的老井,或许水井已埋在这块前地的深处,就像这个故事被人们深藏在心底一样,只留下一个执地认为,一定如我外婆家门口那一块晒谷子晒玉米的坝子那般温暖。我外婆家的坝子,是粮食归仓前再次和阳光约会,是农妇们闲话家常、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而这个亚婆井前地,我们的导游是这样介绍的:传说明朝时期一位婆婆在此地造了口井,方便居民汲取饮用,故称亚婆井。亚婆井的葡文意思是“山泉”,以前是澳门主要的水源,因此成为葡萄牙人在澳门最早的聚居点之一。澳门有民谣说:“喝了亚婆井水,忘不掉澳门;要么在澳

# 巴黎文化旅游的葵花宝典

郭小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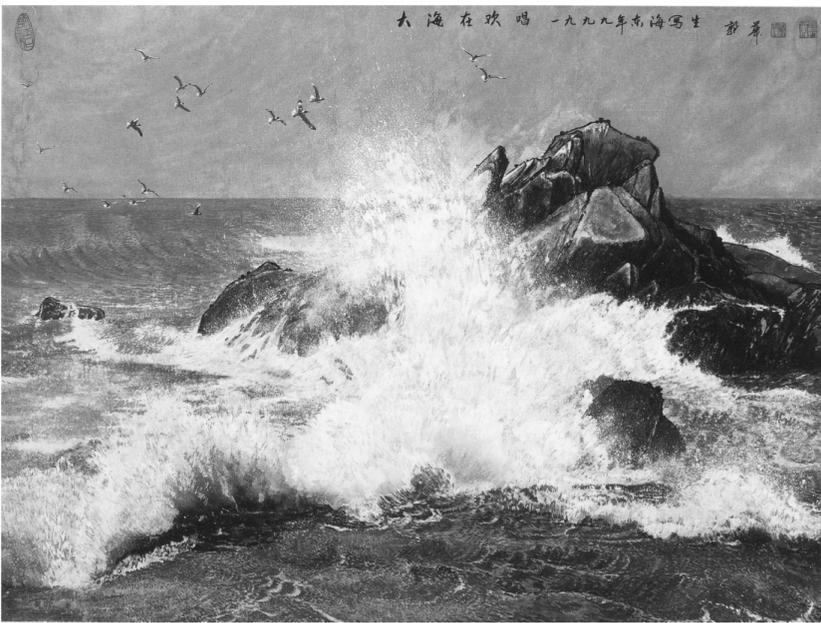
其次,该书还采取了少见的双书组合方式,即购买《在巴黎的天空下》还附赠一本《巴黎历史文化人物手册》。这就如同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十字架标志一样,两本书把文化时空有机地组合起来,前一本书是空间之杠,后一本书则是时间之杠,两者紧密交叉一起,帮你把对巴黎的理解推向纵深。的确如此,当你在一座座著名建筑物构成的空间中逡巡,实际上也就是在巴黎的时间长河中穿行,因为那里既是不同时代人们曾经热气腾腾生活的地方,也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尽管今天的花树不是千百年前的花树了,但是巴黎大街上仿佛仍然响着一代代历史文化人物的脚步声,你身边的建筑物旁也许就见过他们真实的身影。因此,对照眼前的场景,回味一幕幕历史,你会更有现场感和亲切感。

事实上,对于想更多了解欧洲古老文化的游客来说,这两本书各有不同的功用。如果说,《在巴黎的天空下》如同背景介绍,帮你了解和制定好旅游计划。那么,《巴黎历史文化人物手册》则可以说是深度解读,在你游览一天回到旅馆、沐浴上床之后,细细品读,若有所思,将白天的那些杰出历史人物的雕像还原为他们各自真实而伟大的人生,便会感到另一种诗意。比如美学家罗丹,我们过去只知道他是天才雕塑家,但是看了这本书后,我们才知道他也是一生坎坷,直到六十岁上还在与非议和诋毁做斗争。这让我们领悟到,原来哪个时代、哪个国度的人生奋斗之路都不容易呀。再如思想家蒙田,作者着重描述了他在帝王专制时代如何谨慎维护自己丰富多思的人生,唯其如此,他才会谢绝皇帝的赏赐,意味深长地说:“我已像我希望的那样富有。”这本书共介绍了法国历史上四十余位历史文化名流,每一篇都很有新意,因为它们不是从百度或维基百科上简单照抄来的,而是如作者所说:“其中每个人物虽然只有两千字左右,但都是从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传记中提炼的。”饱含着自己的文化感悟和辛劳。

第三,这本书始终保持一种个人化的口吻,这很难得。我们能够从淡雅的文字中感受到作者那厚厚一本菜谱茫然无措。而郑实女士撰写的《在巴黎的天空下》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把巴黎最美、最有文化韵味的地方一一指给你看,如同巴黎文化之旅的葵花宝典。

首先,这本书让你做到心中有数,可以根据日程安排好游览顺序,这很重要。试想,一个外国人要是来北京待上几天,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糊里糊涂地没有去故宫却去了白云观,没有进颐和园却进了北海公园,那该多窝囊呀。正是如此,《在巴黎的天空下》一书能让你避免类似的尴尬,作者不仅细心地列出巴黎主要旅游景点的具体方位、乘车指南、开放时间和票价等信息,还独创性地把巴黎所有重要景点都按知名度和欣赏性分出了五个等级,这样就方便了游客根据行程的长短来选择相应的景点,安排好轻重缓急。当然,这需要切身的体验、文化的眼光和学者的情怀,不是谁都能写这样一本有关巴黎的书的。

书海拾贝



大海在歌唱(水墨画) 郭华 绘

# 赫哲语言班

龙彼德

恩莫肯 珠如 依兰 都银 孙恩加  
不是念外语 而是念赫哲语  
父母与子女同班同学  
人过中年 才算真正识数  
一 二 三 四 五

西温 毕啊 务下克特 吐库芬 俄地恩  
哪一天不遇到的自然  
第一次叫出它们的名称  
说起来真有些抹不开  
日月星云风

地里 萨勒 卧福如 究 伊楞故  
这都是身上的器官  
自己不认识自己

也不是天大的笑话  
头 眼睛 鼻子 耳朵 舌头

国鲁 顾荣 霍屯 倪混 莫日根  
这些词汇表中的大词  
有深的涵义 大的分量  
记得坚实 经得起风雨  
国家民族城市 村子 英雄

塔令阔 伊玛堪 特伦固 说胡力 得日克衣得额伊  
三江平原三千年的奇花  
只因为没有文字  
全靠你我口耳传承  
民歌 说唱文学 传说 故事 萨满舞

# 紫帽山飘着雨

罗光辉

喜欢福建晋江境内紫云山顶的紫帽山,喜欢紫帽山飘着雨,淅淅沥沥,如雾如烟。周身云雾缭绕,耳旁佛乐声声,直抵人心,尘世的纷争与喧嚣在此刻归为宁静,归为纯真。几十号文朋诗友一个人撑着一把彩色的雨伞,犹如撑着晋江文化馆郑馆长送来的美丽和玲珑(郑馆长叫郑丽玲)。一道道七彩的风景线在金黄栗洞前闪烁着蜿蜒的风韵,一个个现实中的生命在肃穆的佛前感受着神秘与飘逸,空灵之意荡漾在心间。

传说紫帽山有“心”字石刻一百万,千百年来,千百万游人苦苦寻找,都没能找齐,就像天目湖南山竹海里的一百万寿字,能找齐的,那是神仙。随意攀爬,却也遇到几个大字,正书、隶书、阴刻、阳刻、大字、小字,不同形状,各具特色。听说凌霄路上有个心字,硕

大无比,笔画端庄,尽显妙趣。旁有偈语:三界挂心妙理,万物非此非彼,无一物非我心,无一物非我已。站在心字前,我想起了佛教说的,人人都具佛性,人人都可成佛,人人都是佛,心即是佛。也想起了栖霞古寺宗觉法师曾多次给我们的妙语:“生活即修行,处处是道场。”细细揣摩让人顿生玄妙。

绵绵细雨如怨如诉,撩人缱绻,金粟洞广场上,文友们撑着雨伞,男的挽着女的,老的牵着少的,在斜风细雨中走着猫步,摆着的,那是神仙。随意攀爬,却也遇到几个大字,正书、隶书、阴刻、阳刻、大字、小字,不同形状,各具特色。听说凌霄路上有个心字,硕



的红男绿女,牵着浪漫,挽着诗情,展现着天真,婀娜多姿,散淡迷离,富有禅意。山野的花瓣和翠绿的水珠,偶尔有几只小鸟扑腾跳进过树的英姿,自在、自然、潇洒、无邪。雨打在伞上,发出悉索索的声响,像是在低吟浅唱,伞外的山谷里,浮现出轻盈的蔚蓝色祥云,伞下

心香一瓣

凭海临风